



学而

靠谱

□ 乔贝

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：我们一生至少会认识80000个人，会与150人成为朋友，但能够深入交往的人，不超过5人。所有深交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“靠谱”。

靠谱的人，说话言而有信，做事有始有终，为人光明磊落。与靠谱的人相处，如沐浴春风般舒心，似暖阳拂面般安心。

《郁离子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济阳有个商人，在过河时船沉了，他抓住一根大麻杆高声呼救。一个渔夫闻声而至，商人急忙大喊：“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，你若能救我，就给你一百两黄金。”待救上岸后，商人却只给了渔夫十两黄金。渔夫说：“你刚才说的是一百两，现在怎么只给十两？”商人大怒：“你一个打渔的，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，突然得到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？”渔夫快快离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商人渡河时船碰到石头又沉了。有人欲救，被他骗过的渔夫阻止道：“他就是上回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！”最终，无人愿意帮助，商人溺死于河水中。

古人云：“一诺千金。”诺言，不是随口而出的一句话，而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东西。做不到的事，别轻易答应别人，一旦许诺，就要兑现承诺。诚实守信，才是一个人身立命的根本。越是靠谱的人，越是把诚信看得无比重要。

做事与说话同样如此。晚清名臣曾国藩说：“余于凡事皆用因知勉行工夫，尔不可求名太骤，求效太捷也。”世上并无真正的捷径，只有脚踏实地地做事，持之以恒地努力，才有功成名就的可能。

从前，有户人家聘请了两位石匠修整围墙。年轻的石匠砌得很快，不到一天就垒好了一面围墙，心里十分得意。他走到老石匠面前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用那些大石头砌，这样很快就可以拿到工钱了。”老人看了一眼年轻石匠砌的墙，层层叠叠的大石块，凹凸凹凸，很不平整。他意味深长地笑着说：“这墙啊，

要用小石块一块一块地砌结实，才能支撑住那些大石头。如果贪图快捷而撤去这些小石块，大石块没有了支撑，不久就会垮塌。而且，我想把它砌得好看、坚实、经久不坏，所以不在乎速度的快慢。”年轻石匠不以为意，还认为老石匠愚不可及。当天晚上，天降暴雨，大石块砌的墙全垮了，只有那些小石块垒成的墙岿然屹立。最终，户主赶走了年轻石匠，对老石匠的手艺赞不绝口，并以重金请他修整所有围墙。

一个人是否靠谱，不只在于做了什么，关键还在于不做什么。朋友所在的公司属于行内顶尖，常年受到各大重点高校毕业生青睐。一次，人事经理在面试新人时，一位年轻人的履历特别出色，让他眼前一亮。在提问环节，他请这位年轻人谈谈自己最精彩的营销经历。年轻人表情得意地说，他曾经买了十部二手手机租给村里的小学生打王者荣耀，一小时10块钱，仅一个月就赚得上万元收入。听到这里，人事经理收起了笑容，打断他道：“你能力出众，头脑灵活，是难得人才。但是，我们公司只招有底线的人。”

一个人的底线和原则，就是他人品的底色。因为贪图利益，就肆意将无行为辨别能力的孩子引入网游的深渊，任其欺骗父母、荒废学业，可谓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底线。突破底线，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差别。

人生百年，小盈小利终是过眼云烟，毕生所求，不过是暮年时，回首过往的那一份心安。每个人对于底线都有不同的定义，但是亘古不变的，一定是不伤害他人，不辜负自己。

《活法》中说：“坚守底线就是要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潜藏着的‘良心’，竭尽所能让我们自己的人生问‘心’无愧。”所以，做人若失去了底线，没人愿意与其交心。

聪明的人虽然足智多谋，但不一定厚道；靠谱的人即便平平庸庸，却让人意落心安。正如池莉所说：靠谱，说起来简单，落下去复杂；听起来像感觉，做起来是原则。



篱下秋荷 汤青 摄

掌故

古代的焚稿

□ 王吴军

所谓焚稿，有两个意思，其一是犹如焚草一样，烧掉底稿。其二是焚烧诗文手稿。不论是哪个意思，总之一句话，焚稿就是一把火将稿子焚烧掉。

古代有一些焚稿的故事，非常有名的应该是北宋文学家苏洵焚稿的故事。在二十七岁那年的一天，苏洵正像平常一样在随手翻阅书籍，忽然，他在无意中发现了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、刻苦读书的故事。苏洵把这篇故事认真地读了一遍，感到这篇故事写得非常生动，于是，他忍不住又读了一遍，更感到这篇故事有着发人深思的意义。然后，苏洵又把这篇故事反复读了好几遍，每读一遍，苏洵觉得对自己就有一次教益。后来，苏洵觉得这篇故事仿佛是专门为他写的一样，心中不由发出了由衷的感慨：时光匆匆流逝，眼看自己已经快到而立之年了，虽然也写过一些文章，但是，那些文章却都非常平庸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。苏洵想：自己现在不努力读书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于是，苏洵当即就又开始发愤读书。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后，他觉得自己 在写文章方面有了一些进步，就急忙去参加了录取秀才和进士的两场考试。然而，在这两次考试中，苏洵都名落孙山。这对苏洵的打击非常大，不过，苏洵没有灰心丧气，他决心重新振作起来。只是，苏洵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才好。有一天，苏洵在书房里整理他过去写的书稿时，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，这些书稿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，又怎么能让它们在世上流传呢？苏洵就痛下决心，将这些书稿全部焚烧，一点不剩。苏洵这样做，正是为了坚定自己从头开始的决心。焚稿之后，苏洵犹如去掉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，他更加轻松愉快地刻苦学习，后来终有所成，成为著名文学家，与他的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为文坛上的“三苏”，还与他的儿子苏轼、苏辙成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一员。

在古典名著中，也有焚稿的故事。《三国演义》中就写到了曹操焚稿的故事。当时，曹操花费了很大的功夫，写了《孟德新书》这本兵

书，书成之后，他自己反复诵读，非常满意。有一次，西川的张松来见曹操，就将这本兵书拿给张松看，想在张松面前显摆一下。张松非常聪明，据说他看书是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，倒背如流。看了《孟德新书》之后，见曹操一脸的得意之色，就想压一压曹操的张扬和盛气凌人。于是，张松就对曹操说，这本书古已有之。曹操不相信，张松就一字不差地背诵了起来。曹操这才相信，心想，古已有之，我还留这本书何用？于是，就把这本书焚烧了个干干净净。

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七回“林黛玉焚稿断痴情，薛宝钗出闺成大礼”中，写到了林黛玉焚稿。当时，林黛玉在病中听闻贾宝玉要娶薛宝钗，在病榻上叫雪雁取来自己写的诗稿，放在一边，再让雪雁和紫鹃两人取出往日与贾宝玉题诗的旧帕。林黛玉将帕子接到手里，狠命地撕那绢子，却撕不动。于是将帕子掖在袖里，叫雪雁点灯，又命笼上火盆，并让雪雁将火盆搬到炕上。之后，她把身子欠起，把帕子拿在手中，瞅着火点点头，往上一撂。林黛玉拿起诗稿，看看又放下。紫鹃怕她也要烧，将身倚住黛玉，腾出手来拿时，林黛玉又早拾起，撂在火上。雪雁不顾烧手，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踩，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。此后，林黛玉的病越发沉重，终于含恨离开人世。

清朝名医和诗人薛雪也焚稿。薛雪说：“范德机云：‘吾生平作诗，稿成读之，不似古人即焚去。’余则不然，作诗稿成读之，似古人即焚之。”薛雪的焚稿与范德机的焚稿截然相反，范德机是效法古人不成而焚稿，薛雪是创新不成而焚稿。

撇开曹操和林黛玉焚稿不说。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和诗人，对待创作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严格的。如果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不满意，又怎么能让别人满意呢？焚稿这种行为尽管不值得提倡，但是，对待创作的严肃态度是值得提倡的，创作时要严格认真，要有自己的风格，这一点，每一个搞创作的人都应该牢牢铭记。

古今

哀鸣的蟋蟀

□ 赵柒斤

与“琴棋书画花鸟鱼”并列成为古代士大夫及贵族们闲情雅致的一种文化道具，称蟋蟀为雅虫似乎并不为过。

很多时候，我难以理解，作为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，昆虫踪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，绝大多数昆虫对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破坏性极强，蟋蟀也不例外，何其幸被人追捧数千年、并形成独特的虫文化？

蟋蟀，也叫促织、蛸蛸等，“名头”虽响，颜值却很低。它黑瘦、头圆、触角长、胸宽、善跳，性情孤僻，鸣声不高，栖身于洞穴，发声时多在草叶间，且是个喜欢“拈花惹草”的主，民间称它“风流虫”。称其风流，可能源于它既被峨冠博带的封建帝王和权贵所宠，也为荆袍皂衣的平头百姓所爱；既出过贾似道、马士英等误国害民的“蟋蟀宰相”，也为苏东坡、黄庭坚、米芾等文人雅士增添过风采。故而，很难界定它是雅虫还是玩虫。

其实，人类开发蟋蟀娱乐功能的历史非常悠久，《诗经·唐风》中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……蟋蟀在堂，岁聿其逝……蟋蟀在堂，役车其休”的诗句，彰显早在2500多年前，先民已变害为利地将蟋蟀开发成“生物报时钟”，直到晚清，其功能虽逐渐式微，却仍未消失。按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所言，蟋蟀“爬”进唐朝，宫女们原本只是用它来打发寂寞，“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，皆以小金丝笼捉蟋蟀闭于笼中，置于枕函畔，夜听其声。庶民之家皆效之也。”不曾想，长安的纨绔子弟却将它引入博彩业，南宋学者顾文荐

《负暄杂录》曰：“斗蛩之戏，始于天宝。长安富人刻象牙笼蓄之，以万金付之一斗。”由此，人们欣赏蟋蟀由“听其声”演成了“观其斗”，最终将其发展成关注度最高、参与者最多的“博彩”行业并拓展为融博彩、娱乐、文化于一炉“秋兴”产业。

始于唐、兴于宋、盛于明清的“斗蟋蟀”活动，让蟋蟀身价暴涨，赚足了人气、财气，并“涂”上厚重的文雅色彩，文人骚客为此留下大量优美的诗词歌赋，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“五德论”堪称对蟋蟀“斗志”的最高褒奖：“鸣不失时，信也；遇敌必斗，勇也；伤重不降，忠也；败则不鸣，知耻也；塞则归宇，识时务也。”

不过，继苏东坡之后宋代又一“全才”姜夔，于宋宁宗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创作的《齐天乐·蟋蟀》，似乎表达了蟋蟀的“心声”：“庾郎先自吟愁赋，凄凄更闻私语。露湿铜铺，苔侵石井，都是曾听伊处……候馆迎秋，离宫吊月，别有伤心无数。幽诗漫与。笑篱落呼灯，世间儿女。写入琴丝，一声声更苦。”诗人听到的是蟋蟀的“哀鸣”，这哀鸣声也给了创作的灵感，他便从音乐的角度展开联想，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，把蟋蟀的哀鸣声、诗人的吟诵声、思妇的织机声、捣衣的砧杵声、被囚者的悲叹声、儿女们的欢笑声等有机地交织融合于一炉，最后构成对南宋苟且偷安、不图进取、只顾寻欢逐乐可悲现实的批判。这何尝不是一种警示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、抵制享乐主义。

